



摇滚乐的青春 千回百转的爱 失败与感慨

吴虹飞  
Wu Hongfei  
Wrote

*The Last Chance  
for young love.....*

# 再不相爱就老了。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K825.76

17

# 再不相爱就老了。

吴虹飞  
Wu Hongfei  
Works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不相爱就老了 / 吴虹飞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633-8908-7

I. 再… II. 吴… III. 吴虹飞—自传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581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开发区浙温工业园1号 邮政编码: 102605)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300千字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5 000册 定价: 42.00元 (附光盘)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Contents

### 序

#### Chapter 1 南方生长

糖厂 003 集体生活 006 数学题 007 县城 009 弟弟 011 我妈（一） 014 我妈（二） 016 我妈（三） 018 我爸（一） 023 我爸（二） 027 童话和音乐本子 028 音乐家 030 黑社会老大的女人 032 暗恋 034 恩情 036 检讨书 037 高中女足 038 作文考试 040

#### Chapter 2 艳情科学家

清华园 045 合唱团 046 敦煌 049 成默 052 乐队成立 056 捡垃圾与做乐队 060 图书馆 062 夏竹小朋 063 阿飞别传 066 宿舍女生 070 毕业 072

### Chapter 3 感谢你爱我苍老的容颜

男上司 077 初吻 080 镜子 081 裙子 082 小康 083  
公共浴室 085 住宿 087 眼镜 089 排练室 090 一  
生一世 091 GRE093 鱼爱上飞鸟 096 我以为他爱  
我 097 薄凉的年代 099 情书 101

### Chapter 4 小龙房间里的鱼

舍不得 111 暴雨之夜 115 文林街 116 北京, 北京  
118 他的身世 121 小龙的信 122 没来由的爱 123  
旅行家 126 纽约 128 西藏 130 日喀则 133 命 133  
女大学生日记 135 恋爱絮语 138 热力学第二定  
律 141 关于南方的小说 143 仿佛南方之蔓藤, 生下  
只为腐烂 145 永不相爱 146 你回家后做什么 147  
越人歌 148 爱的方式 149 世事 150

## Chapter 5 事关音乐

胭脂 157 我喜欢你 158 做乐队的理由 162 睁只眼  
闭只眼 165 没有个性的人 166 尴尬的摇滚歌手 168  
行星系统 170 吉他手老耿 171 吉他手老唐 176 小  
小女孩 183 现场 184 女孩的信 187 权力话语 191  
校园民谣 193 梦中草原 195 李健和缪杰 197  
BerBer和张璐 198 中国摇滚——大众和个人的想  
象 199 大众的印象 200 个体的印象 203 出身暧昧  
的摇滚乐 205 沉默的大多数 207 谁是舌头 211  
原欲与幻想 215 窦唯 219 何勇 221

## Chapter 6 在哪里写作

当美女想当美女作家的时候 229 塞林格死了 235 性  
爱宝典 236 艾未未 239 我的老师格非 244 泡网的  
朋友们 252 在哪里写作 263 电暖气 266 文学和性  
欲 267 蘑菇 269 体制 270 无力者的罪过 271

现实感 272 敦煌 273 诗篇 280 叙事诗——记录一次虚拟的古典爱情 293

## Chapter 7 巡演日记

济南 303 苏州 304 上海 305 杭州 307 寻人启事 308 忧伤 309 演出 309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 310 一个广告 311 都江堰 314 排练 315 下雨 316 团结的大会 317 巡演之前的排练 319 排练 320 童话两则 321 胡言乱语 322 巡演计划 324 喝酒 325 巡演之前 326 黑暗 327 黑夜 328 出发 328 感谢 329 最后一场 330 阴谋家 332 肉体的歌唱 333 一生 333 我不知道你是谁 334

附录一 以黑夜的方式观看 337

附录二 歌词 343

后记 冥王星的前身 351

## Chapter 1 南方生长

也许因为我不够美，才令到我的亲人受苦。这些际遇，其实像谶语一样，交织在一起，与童年相互印证。



## | 糖厂 |

也许因为我不够美，才令到亲人受苦。而父亲，父亲远在他乡，他一年才能够来探望我们一次。这些际遇，其实像谶语一样，交织在一起，与童年相互印证。一切都有溯源。父亲回来的时候往往是搭乘深夜过路的火车。我要竖起耳朵听。我们一年到头通信。信里父亲会告诉我们大概的归程。那些日子是要靠倾听的。因为父亲会想办法从县里的火车站坐着屁股冒烟的突突响的小三轮，乘着浓浓的夜色赶到我们家门口。他要提着黑色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绕到窗户后面。那么多个已经熄了灯的窗户，他必须准确地找到我们的家，轻轻地敲着玻璃：笃，笃，笃。我听到他叫我的小名：莲，莲。我就知道父亲回来了。这样导致了我倾听的习惯。母亲上夜班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屋里的凉席上，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杳渺的歌声。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只要在一种安安静静的心痛的情境下，就能听到来自远方的歌声。它的旋律是回旋的，却从来不重复，一直这么延续着，发展下去，从一个动机到另一个动机，遥远得如同挽歌。

1998年的夏天，一场席卷南方的大洪水也波及了琅镇。工厂停工，学生停课，县城边上驻扎的官兵全部出动。电视上永远正气凛然地说：这是百年一遇的洪水。

洪水刚刚消退，市场里有人在低声讨论一起刚刚破获的凶杀案，一个29岁的未婚女人，琅镇糖厂的女工，从来没有和别人多说过一句话的人，在独居的家中，勾留了自己的情人——厂里离异了的一个男人。也许是他辜负过她，作为最凌厉的报复，她杀死了情人9岁的儿子。她一言不发，肢解了孩子的尸体，装在黑色的塑料薄膜里，小心躲开骑车呼啸而过的上夜班的工

人，把尸体抛弃在厂区的各个垃圾桶里。然而琅镇糖厂终年浓郁的甘蔗气味，最终没有掩盖住腐烂的气息。很多年后，我的一位小学女同学仍然心有余悸地指着家门口不远的一个垃圾桶说，在那里就发现过尸体的一部分。有时下夜班，她由衷地感到心慌。糖厂里的许多人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早就认识这名貌不惊人的年轻女人，他们渐渐回忆她的细节，某年某月她偶然路过某地，无意中和他们说起的一句闲话。有人甚至还记得她穿过的衣服的颜色，她脸上暗淡的斑。他们都发现，她是他们平常认识的那一个，她也并不是他们平常认识的那一个。

寡言的女人保持了三个月的沉默，最后真相惊动了这个原本宁静的糖厂。那些最饶舌的人都未尝谈论过这样令人震惊的事情，即便是出生在此地的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的事迹都比不上。据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省最大的一宗碎尸案。这样的案件也许常见，在一向小富即安，新闻记者永不会光顾的远郊的糖厂却是头一遭。所以它迅速成为了谈资——每个人都谈论过它，回忆过它。尽管如此，它还是被人们迅速地遗忘了。而后来，本省出现了大量的耸人听闻的、千奇百怪的犯罪，在互联网传得沸沸扬扬，引得记者从各大城市纷纷赶往这西南的省份，却都不是关于暴虐的爱情了。当初这么一个小案子，既然已经水落石出，债有主，冤有头，也没有上网传播开来，这里的民风也不那么彪悍，更没有人到公安局去静坐、围观、放火、散步，引起不必要的群体骚乱。女人很快被判决了死刑。死的人自然没有了那些痛苦的回忆，而不忠的情人居然也开始忘记许多事情，几年后，听人说他与发妻离婚，娶了新妇。

琅镇糖厂就在郁江边上。如果你不知道郁江，那你知道世界最浩瀚的海洋——太平洋吗？流入太平洋的有一条最大流量的江叫珠江，珠江在广西境内叫西江，西江最大的支流是郁江，而郁江的上游则是琅镇。琅镇糖厂，原是河岸边的一片坟场，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建成号称全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糖厂。这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工厂，据说是全国最大的甘蔗化糖厂。那些庞大笨重的煮糖罐热火朝天，足有两三层楼那么高，浑浊的糖浆在里面沸腾翻滚着。曾经有人传说，那些压榨机里，曾经掉进去过活人，连血肉都不曾看见。这给每一个吃白糖的小孩心里留下了阴影。在工厂的鼎盛时期，蔗糖多得吃不完，竟然要出口到东南亚，工厂

还废物利用地生产了许多副产品，如蔗渣用来生产卫生纸，固体废物用来生产水泥。县城里其他地方的人都认为，糖厂的工人富得流油，在与时俱进的股份制下，每个工人居然都有股份，仿佛这就是发展了，富裕了。前任厂长就住在我家楼上，他的夫人无所事事，就会出鸡兔同笼的数学题让我做。到后来自然是改制，接着是下岗，工人们怅然若失，无处排遣闲愁，我的父母荣幸地忝列其中。

20年前，每逢端午节，县城各个机关单位的健儿们在江面上奋力划着龙舟，喊着整齐划一的号子。有人在岸上敲锣打鼓，孩子们一路追逐着龙舟，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盛世尚未到来。我的幼儿园时期的男同学，小名叫多多的，长得非常俊俏，9岁时溺死在郁江里——那条河每年都要溺死一个小孩。但我在河边玩耍时常盼着他回来。后来，雨季一到，洪水就会漫上岸来。大家在工厂里蹚着水走路，据说还有人在水里抓到过鱼。再后来，说是因为糖厂排出的污水，河水污染得厉害，很多人因此搬离了糖厂。

也许，远在此之前，日子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沉闷，呆滞，想望不得的未来。轰鸣着的糖厂污染了水质，鱼儿们稀少，船家渐渐上了岸，或者去了别处的江水了。河水经过层层净化，总是有着氯气的味道，最终被放弃饮用。甘蔗的收购价格不停下跌，卖甘蔗得来的钱存入“合作基金会”，又突然不能取出，蔗农们满面愁容，坐在乡政府前久久不肯离去，以至于要发动警察才能驱散那些不开窍的榆木疙瘩。琅镇厂里很多四五十岁的工人早就没了工作。花白头发的看门的男人，半夜里把雨衣铺在长凳上，趁着巡逻的保安大意之时，蜷在凳子上偷偷打个盹儿；多少还有些意气的年轻人，搭乘长途客车下了广东，再次寻求发家致富的理想；而那些业已结婚的，或者因为父母年迈不能离开的，就日复一日地窝在厂里，重复着乏味的生活，我的同乡的儿子，就这样得了癌症，也许终身难愈。邻居的一名糊涂的女人，为了一幢空荡荡的大房子，把所有的钱凑起来，送给了一个不合法的拍卖行，没有发票，没有房产证，她只有一张小小的收据和一个永远没有人接的拍卖电话，这是一个远离家乡的妇人的半生所得。我有过几位小学女同学，趁着年轻貌美把自己嫁了出去，其中的一位因为生了个女儿，就永远失去了丈夫和公婆的欢心，只是灰着脸，在夫家的屋檐下讨生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名20出头的女工，奋力挣脱了上夜班的煎熬，却嫁给了一个乡下的

破落户，跟随着他捡垃圾，过年时节拖带着一双儿女，坐在姨母势利的客厅里，一脸不合时宜的窘迫；满 30 岁的哥哥要迎娶同在东莞打工的女友，却不得不焦心地等待着妹妹归来。她毕业后劳务输出到了肯尼亚——那可不比月球更近些。按照当地的惯例，她回来后哥哥才能完婚……人心都乱了，又被南方潮湿的天气闷着，捂着，做声不得。

这是我的南方，多雨、潮湿的南方。我们心无芥蒂地长大，默默忽略成长中可能发生的美和危险。

## | 集体生活 |

工厂的孩子都是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的。每到周末，我们是有集体劳动的。清洁工是不多见的，家家户户都要有人出来，扫路上的落叶。我们把落叶串在钢条上，叶子是两瓣的，很像马蹄的样子，上面有网状的叶脉。这些叶子放在公用厨房里的箩筐里，烧饭时用来点火。有时叶子没干透，就有很多很多的烟从房顶的烟囱里冒出来。我们住的是苏联模式的三层红砖房，烟囱在屋顶，盖得跟一个有窗户的小房子似的。看起来，就好像里面还有神仙在做饭——我是过了很久，才知道那些烟不是住在屋顶的神仙弄出来的。那种串落叶的钢条——平时是用来捣灶里的蔗渣，好让火旺一些——只要在末端弯一个钩，就可以用来滚铁环了。

我们时常比赛滚铁环，或者玩“太平天国”的游戏，或者丢沙包，玩“木头公仔”：几个人一起一边拍手一边喊“木头公仔不得动不得笑”，在话音落下时，每个人都要定住，谁先笑或者谁先动了，就要被罚。这个游戏我在北京没怎么玩过。后来 2008 年夏天带乐队去巡演，在北京开往上海的卧铺车厢里，我教乐手们玩过，大家都乐不可支的。

职工们每周要开一次思想政治学习大会。大约是周四的下午四点，家长们都要从工厂里回来，从家里拿了一个小板凳，到足球场上去开会。球场上长满了草，草里面有很多小昆虫，最多的是绿色的小蚱蜢，在腿边跳来跳去，不时撞在你身上。领导坐在放露天电影的台上，用大喇叭瓮声瓮气地说话。我都没听懂过，也不知道大人们是否听懂了。小孩在大人中间跑来跑去玩。因为我妈要开会了，她不能够训斥我们，我们就可以趁着这个难得的空当，玩上好一阵子。我玩过的最惊心动魄的游戏是联合邻居蓉蓉姐谋杀了一只蜻蜓。她一口咬定把那种蜻蜓埋在土里，一两年后会长出钱币来。

除了那只可怜的蜻蜓，我还欺负过一只蚊子。它竟然明目张胆地来叮我的胳膊。我心想，呸！好大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就等它像打针的护士一样把针管慢慢推进，然后我就——突然攥紧拳头，绷紧肌肉。它拼命拔啊拔，拔不出来针管，急得直蹬腿。然后我故意哈哈大笑，让它听见后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 | 数学题 |

小时候我的智力并不十分发达。举个例子说，如果有人问，树上有十只鸟，打下一只，还剩几只？我会说，九只。那么——错！这个题说明，我虽然不够聪明，但基本上是一个老实人。在我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题，把0到9加起来，和0到9乘起来，哪个大？我那时还不懂得乘法，却也知道乘法的威力，超过了手指和脚趾的总和。我想，按道理应该是乘法大的（我还不知道零乘以任何都是零）。鉴于上一题做错了，这一道题要反着来想才行。结果，猜对了。从这两道智力题来看，我确实谈不

上聪明，也算不得太笨。

乡下来的堂姐为了刁难我，问我说，小明有  $a$  个苹果，后来妈妈又买了  $x$  个给她，他一共有多少个苹果？我算不出来，只好信口说， $a+x$  个。诸君，我在幼儿园时期就已经自行学会了初级代数。我大约 4 岁就学会了识谱，手头却连一件乐器都没有。更神奇的是，我在幼儿园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歌曲，我即兴创作的歌曲多过三里屯的民谣歌手。因为认识的字不够多，连当地的土话都没法说流利，我没法填词，更谈不上写诗。我开始画画，和毕加索一样。因为不会透视，把桌子画得像一只八爪的蜘蛛，所有的房子都有两个侧面。我这样高度抽象变形，依然不能成为一代宗师，原因是我妈嫌我丢三落四，不肯给我买蜡笔，更别提水彩了——那会把衣服弄脏，让她更心烦。我日后果然不会画画，而且对色彩的感受力一般，丢三落四的习惯却永远留下了。

我爸住在北边的三江侗族自治县。我妈在糖厂一个人带着我和弟弟，还要上班。一个邻居偶尔会在我家门口放上几个自己种的番薯，我就对妈妈说，“番薯婆婆”来了。于是她就得了个外号“番薯婆婆”，伴随着她变成真正的婆婆。有一次“番薯婆婆”又送番薯来了，我偷偷对妈妈建议，把这几个番薯送回去，因为这个番薯是黄心的，不如花心的好吃。

我的才智不仅仅表现在辨识番薯是否是花心，还在于尽可能早地识字。因为要给我爸写信。开头必然是“亲爱的爸爸，您好”，结尾必然是“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此致，敬礼”。这都是我妈教我的。我四岁就写“此致，敬礼”这种高难度的词语！我妈妈不会解释，所以我不懂得“此致”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敬礼”我是懂的，因为我爸是当兵的，我见到他，当然要敬礼。我弟就没有我聪明，有一次他给我爸写信自作聪明地落款“你的外甥”，被我嘲笑了很久——也许我爱嘲笑人的天性从那时候就初现端倪了。

三四岁我就开始看家里所有的“藏书”，却没一本文学书。包括一本红宝书。我问我妈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美帝”，“帝”是不好的东西，那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美”字。既然有一个“美”字，又怎么会是不好。什么叫“游”击队，他们是不是经常要在家附近的江里“游泳”，或者和“游”递员有什么关系。什么是“纸老虎”。“纸老虎”可以打倒的话，为什么还叫“老虎”。还有就是我弟弟到底是怎么突然来到我家的，为什么好吃

的都先给他。我妈妈都回答不上。她还一点都没有耐心，含糊其辞的。如果我念了什么错别字，比如把“芝麻馅”读成了“芝麻胎”，她毫无幽默感可言，在我的脑袋壳上凿了无数的“栗子”。现在想起来，她除了在给我买《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的时候比较舍得花银子，其余的教育，都是不称职的。她有一个抄得密密麻麻的手抄本，用小楷抄满了“哥啊妹啊”花花草草的侗族情歌，和关于珠郎梅娘的惨烈的民间故事，一句豪迈的警句都找不到，不知是哪个多情的人落下给母亲的。我经常偷偷去窥探那本手抄本，像窥视着某种秘密，似乎那熟悉的笔迹后面是一个我长远的亲人，深蓝色的墨水，甚至上面的涂改，在我看来都别有深意。终于有一天，那个手抄本神秘地失踪了，成了一个永远的秘密。

我学会给自己的童年制造欢乐，假装不知道父亲要来看我们。这样一天一天忘记时间的流逝。由于交通不发达，也没有电话，我们往往不能预测父亲准确的归期。结果，父亲就在某一天回来了。这样喜悦的事情突然就发生了，像是没有过预先排演，而我也从来没有费过心去思量一样。

## | 县城 |

直到我长到 19 岁，放了寒假，从北方的大学回到县城。某个上午，随便把自己发育得有些丰满的身体塞到褐绿色的连衣裙里，又把头发编成一个麻花辫，马马虎虎地安置在脑袋后面，准备上街买东西。我走过走廊时，母亲就坐在小凳子上，裙摆拂过，她正用小锤子敲着核桃，忍不住抬头，轻声地表示了讶异：咦，怎么这么好看？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很少称赞我。也许她也不觉得自己的女儿美。正如母亲不是厂里最令人瞩目的女人一样，我也不是最绚丽的女孩。关键在于，

我们同时保持了这种天生的谦卑和自知之明，甚至是笨拙。母亲从小提醒我的过失，用严厉的态度和棍棒责备我，称赞我身边的人是多么听话和礼貌，而我是多么无知而粗鲁。她经常说，就是因为你的不听话，我才变成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导致了我深深的自责和自卑。

我假装心不在焉的样子，嘴里答应着，出去了。走过街上湿湿的石板路时，我开始猜测她是很久没有见到我的缘故。我已经是让少数多情小男生为我痛哭流涕的年纪。更重要的是，努力地和自己的自卑作斗争，发展出一种孤独、热烈、固执、茁壮、单向度的恋爱，我在灯下写冷酷而又磅礴的情书——导致了大量精力的浪费，和那些隐秘的长诗与歌谣的诞生。

我是在缺乏文艺的小县城长大的。我们一家都是老实、胸无大志之人。母亲自认为卑微，我们当然也没有太多的梦想，每次写作文，都是我希望长大了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或者成为一名光荣的清洁工。只有做梦。那时家里也还没有电视机，也许是出于寂寞，母亲偶尔会跟我讲她的梦。有一次她十分惋惜地说：梦到满地的人民币！她非常高兴，竟然笑出声，到后来发现来不及捡就醒了，这让她万分懊恼。她梦见在她年幼时就去世的她的母亲，对我说，她真羡慕我和弟弟，因为我们还有妈妈，她却永远没有了。等到许多年之后，外公也去世了。而母亲也老了，她因为从小惧怕外公的威严，竟然是不敢梦见他。

外公是长子，母亲是长女，我也是长女。母亲可能是我们当中最有胆识的。她小学没毕业，17岁就随着招工队，与她的侗族同乡们离开三江县城，来到几百里地之外的琅镇，成为琅镇糖厂的一名女工。那时她还只是一个不懂汉语的年轻女孩。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扎根下来，又如何生下我们，把我们带大，让我们幸运地在汉族人的学校读书上学，同时督促我们不要忘记侗语的发音。我只知道，她敢离开家乡，放弃了耕地和织布，就是一个勇敢的人。

当时方便面刚刚诞生，她就花了4毛钱，买了一包华丰面。我之所以对此印象十分深刻，是因为方便面的包装袋上印了一个硕大的闪着油光的鸡腿，拆开包装，却完全找不见那条鸡腿。我们隆重地围在屋子中间，简直有点像祭祀似的，用一口小锅仔仔细地煮熟了那一小包面。最后我们母子三人，还有一个肥嘟嘟的堂姐，一起分享了这碗划时代的华丰面。这充分证实